

格尔木

GE'ER MU

山口 ← → 格尔木东
海拔: 2112.9m

“五个一工程奖”得主最新力作
《啄木鸟》杂志重磅推出

探案犯罪小说系列

负案在逃

Convicts On The Run

贾文成◎著



群众出版社

追与逃, 明与暗, 错综交替
令人**步步惊心**的“在逃”路上**生死悬于一线**的抓捕故事
法与情激烈博弈, 发人深省



探案犯罪小说系列

负案在逃

Convicts On The Run

贾文成◎著



中医学院

0630890



群众出版社·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负案在逃 / 贾文成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13. 7

ISBN 978 - 7 - 5014 - 5113 - 5

I. ①负… II. ①贾… III. ①推理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57174 号

负案在逃

贾文成 著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

邮政编码: 10003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蓝空印刷厂

版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次

印 张: 12.125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32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4 - 5113 - 5

定 价: 36.00 元

网 址: www.qzCBS.com

电子邮箱: qzCBS@sohu.com

营销中心电话: 010 - 83903254

读者服务部电话 (门市): 010 - 83903257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网购、邮购): 010 - 83903253

文艺分社电话: 010 - 83901330 010 - 83903973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引子 / 1

一 节外生枝 / 3

我眼前的这张脸也变得越来越陌生，像罩了一层朦胧的纱幔，朦胧得令人心惊肉跳。

二 玄机背后 / 12

承诺，有时是个很奇特的东西，就像守信，或者遵守某种约定，兑现承诺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三 举报信之谜 / 20

你是警察，你知道逃亡的生活是什么样的，除了逃亡，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四 走出清源 / 35

汇款单上没有地址，邮戳也有些模糊，但有一个字让我猜到了这是什么地方。

五 诡异事件 / 47

对于逃亡者来说，选择逃到什么地方，其实也是在考验着逃亡者的心理和智商。

六 大海捞针 / 57

钟涛选择在格尔木藏身落脚，也是聪明之举，是真正意义上的进可攻，退可守。

七 谁是真凶 / 76

珥岱竟然在小姐身上产生了一种报复的心态，甚至有些变态的仇视。珥岱自己也意识到，这是一种危险的不正常的心理。

八 意外邂逅 / 97

他能预感到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这也许正是他所期待的。可当期待和渴望正朝着他一步步走来的时候，珥岱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九 求救电话 / 115

钟霞失声叫了起来，我也慌了。我不知道靠我的意志力能否守住钟涛的秘密。但眼下最要紧的是救人。

十 诗情画意 / 131

那画很抽象，让人看不懂画家想要表达的情感和意境。

十一 画中密码 / 149

杨凡叫我和他一起来，其实就是为了破译这幅画，解开这幅画背后的秘密。

十二 神秘的人 / 163

每一个女人的身上都有一个情感故事，只是有的人愿意把它拿出来与人共享，而更多的女人也许只是把这份情感埋压在心底，永远地珍藏。

十三 交锋背后 / 178

钟涛在苏州落网的消息一下子传到了社会上。一时间，谣言四起，议论纷纷，各种版本的说法在民间流传。

十四 神秘之旅 / 194

钟涛案子的背后，究竟是谁在操控？我们的苏州之行，又触动了谁的利益？

十五 险象环生 / 210

感怀有时候是一种最奇妙的心态。宋梅用赞许的眼神瞟了我一眼，我竟然兴奋得有些失态。

十六 风波乍起 / 224

没想到，社长一句话不说，扔给我一张纸，我就这么被炒了。

十七 深度调查 / 239

我想找到答案，又难以找到答案。这是一个越来越神秘的地方，它的静谧好像恰恰在掩饰着某种躁动。

十八 生死瞬间 / 255

我以刑警支队长的身份告诉你，我不能看到你倒在毒贩的枪口下，死得很惨，这件事你必须听我的。

十九 风过无痕 / 272

顾晓军说，本来就是在走钢丝，在赌博，钢丝的下面就是万丈深渊。可是要搏不过去呢？

二十 网罗天下 / 288

那具尸体的惨状在我脑子里放大、再放大，像一座大山一样呼啸般地压过来，我“啊”的一声坐了起来。

二十一 大吃一惊 / 303

在这本日记里，戴瑶记述了她对钟涛的感情，尽管这份感情是那么的 unreal，那么的一厢情愿。

二十二 玉龙雪山 / 318

北江这会儿正是漫天的大雪。清源呢？我想也是漫天风雪吧，大片大片的雪花覆盖了那两孔破旧窑洞的顶子。

二十三 风声鹤唳 / 334

陆海峰手指点着地图上青海的区域说，“夏天，给你一个任务，你马上到青海去找钟涛。能不能把人带回来，就看你的本事了。”

二十四

力量之源 / 349

他选择了坚持，选择了对信念和信仰的坚守和执著。

二十五

尘埃落定 / 363

我不是警察，只是一个被报社炒了鱿鱼的记者，但我是一个公民，每个公民都有为正义而战的选择和权利。

引子

“6·20”杀人案二审开庭的日子定在下个月的十二号。消息发布在我曾经谋职的《北江晨报》上。

我承认，珥岱、白默然和钟涛，这些人就像附着了神奇的魔咒，悄然地闯进了我的生活，让我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魂牵梦萦、难以释怀。

珥岱是一位阳光而又帅气的男孩，但又是一个死囚。白默然是刑警支队的支队长。钟涛，我对他的全部认识，仅仅局限在一个名字和一张照片上，但就是这个符号一般的名字，差点儿让我精神崩溃、血洒天涯。我怀揣着那张已经被揉搓得皱巴巴的照片，追寻着他的名字和脚步，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一年多来，钟涛在我的现实生活中，永远是那么的云雾缥缈、无从捉摸，但又若即若离，像灵魂附体似的日日夜夜相随在我的左右。

因为珥岱和那两个年轻的女人，我悲情于生命的短暂。

因为钟涛，我感怀于一个人对信念的执著与坚守。

因为有多年的人脉关系，北江市公安局的史副局长终于答应允许我独家采访珥岱。约好下午三点在市公安局的看守所与采访对象见面，堵车却让我整整晚了一个多钟头。

青砖垒砌的高墙斑驳得像明代的长城，岁月的年轮在墙上刻出深邃的皱纹。如果不是高墙顶上的电网，谁会想到这里是束缚罪恶的所在？这座建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市公安局看守所，坐落在离市区十公里远的菜田之中。城市的快速扩张，已让冷寂的四周，开始变得纷扰热闹起来。据说，这座存在了五十多年的看守所明年将搬到新的地方。用不了多久，这里将成为北江市的新经济开发区。

一 节外生枝

我眼前的这张脸也变得越来越陌生，像罩了一层朦胧的纱幔，朦胧得令人心惊肉跳。

1. 看守所会见室

二〇一〇年七月九日，北江市公安局看守所会见室。他，一个刚满二十五周岁的年轻人拘谨地坐在我的对面。因为面临着迁移，所以这个会见室和我想象中的还有一些差异，严格地说，这个会见室并不规范标准，里面没有可以把会见者与被羁押者隔开的玻璃隔断，会见室的中央摆放了一张深褐色的斑驳陈旧的长条桌子，两把褐色木质椅子，北面靠墙的位置有一排包着黑色人造革面的长条椅。这些陈旧的摆设，像陈列在会见室里的古董。会见室里没有空调，墙角的摇头电风扇吹着多余的热风。靠墙的长条椅上坐着位一脸汗津津的警官。他的任务是监督我和采访对象的谈话，并负有保护我安全的职责。警官见我也了他一眼，马上

直起腰板，下意识地吧半袖警服上方敞开的三粒纽扣，一粒一粒地重新系好。我知道，他的这个动作完全是因为我的身份——记者。

还是回过头来说我的采访对象吧。这是一张让人琢磨不透的脸。这张脸上有着与他的年龄不大相符的成熟气质。我注意到了他的手，白皙修长，看上去像弹钢琴的。但事实上，这不是一双弹钢琴的手，是画画儿的。如果不是杀人，他还在自家阁楼上那间简陋的画室里描绘着山水。或许，从那间不足五平方米的阁楼里，会走出一位国画大师。但现实却又无情地击碎了年轻画家的梦想，他要为自己所犯下的罪恶去埋单、赎罪。我惊叹于生命的脆弱与短暂，因为他，和被他杀死的花季女人。

他叫珥岱。因故意杀人，一审被宣判死刑。

2. 案中案

珥岱已经知道了判决结果。会见室里弥漫着伤感的气息。为了这次采访，两天前，我专程到郊外的那个僻静的小院拜访了他的母亲。他母亲五十多岁，他被逮捕入狱后，精神差点崩溃，不到一个星期，头发全白了。珥岱是单亲家庭。父亲在他上小学的时候丢弃他们母子，和一个南方女人重组了家庭，并远去广东，再无音信。

人最脆弱的不是生命，而是内心世界。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片隐秘的世界，有的甚至是苦痛和伤痕，那一片充满苦痛和伤痕的隐秘世界是不能轻易触碰的。我也不想揭他内心的伤疤，所以避开了那些与案件无关的话题，开门见山地问道：“你为什么要杀死高梦歌，你要知道，她像你一样也是一个年轻的生命，你为什么那么恨她？她伤害了你的感情，对吗？”

面对一连串的发问，他怔了一下，抬起头，若有所思地想了想，而后凝视着我答道：“你说错了，我杀掉的不是一个人，是

俩。除了高梦歌还有一个叫戴瑶的女人。”

“啪”，我的笔滚落在了地上。

检察机关在起诉书里写得明明白白，怎么又突然冒出一个叫戴瑶的女人来！

我谨慎地问道：“你在公安局和法庭上交代这起杀死戴瑶的案件了吗？”

珥岱说：“当然交代了，但他们说我交代的杀死戴瑶的过程，证据不足，无法定罪。”

我惊讶了。且不说法院对案件的认定是否妥当，就我眼前的这张脸也变得越来越陌生，像罩了一层朦胧的纱幔，朦胧得令人心惊肉跳。

3. 美丽的邂逅

这是一座省会城市，也是一座年轻的古城。说它年轻，是因为它建城的历史只有三百多年，与内地的一些古城相比，少了些厚重的历史底蕴和色彩。这之前，古城还是荒原上的一个部落。西北高原肆虐的风沙，几千年来不知疲倦地残酷侵蚀着这里的每一寸土地。在这座城市并不宽阔的街道上，到处残留着风沙光顾的痕迹。在这片土地上，很难见到像江南一样山清水秀的景色。不过，有一个叫桃花湾的镇子倒颇像江南的水岸小镇。小镇离市区不到十公里，尽管城市扩张的速度和风沙侵蚀的进程一样迅猛，这里终究还是保留下了一片碧绿的湖泊。

在这个湖边，珥岱和高梦歌相识了。

那天，珥岱在湖边写生。湖的对岸有几幢豪华别墅。一袭白裙的高梦歌和长发飘逸的珥岱如同戏剧家精心设计的场景，在湖边不期而遇。珥岱回忆起那时的情景用了一句话，叫美丽的邂逅。他说，高梦歌不是那种很娇艳漂亮的女孩，她的美在于一种高傲的气质。

在珥岱杀人案的案卷里，对高梦歌的记述是这样的：

高梦歌，女，湖北恩施人，二十四岁，生前系北方大厦前厅经理。二〇〇九年六月二十日被害于南湖湾小区24号别墅的卧室内。

这就是曾经在北江轰动一时的“6·20”杀人案。

二十四岁被害于24号别墅。看上去，像是巧合；冥冥之中，又似乎暗含了某种天意。珥岱与高梦歌的邂逅在后来的日子里就成了珥岱情感世界里一张挣不破的网。而在接下来的叙述中，我推测珥岱与高梦歌并非像珥岱自己理解的，只是一次美丽的邂逅。或许，珥岱也意识到了，只是不想亲手击碎他心中的那个美丽的梦幻。

认识高梦歌之前，痴迷于画画儿的珥岱，感情上基本处于空白。珥岱被捕前像那些故意彰显个性的艺术家一样蓄着长发，但珥岱并不像有些画家，为了显得特有个性，特有风格，故意把头发搞得乱蓬蓬像鸡毛掸子似的。珥岱很注意修饰发型，他在脑后扎一个光滑的马尾髻，那发型就像中学校园里的小女生。他没蓄胡子，白净的脸上透着一股青春勃发的气息。警察在看守所宣布逮捕后，珥岱主动向监所的管教干部提出把长发剪掉。据说，在北江有个习俗，不论男女，失意落魄、遭遇挫折的时候，剪掉头发，去去晦气，有“从头再来”的意思。但珥岱也许没有“从头再来”的机会了。

判断高梦歌与珥岱并非邂逅的理由是：我专门去24号别墅的四周察看过，高梦歌被杀的那间卧室的落地窗正对着桃花湖，站在窗前，湖边的景物一目了然。珥岱酷爱这里的景色，几乎一周来一次，住在别墅里的高梦歌一定注意到了珥岱。个性张扬的画家，极可能触动了高梦歌的情感神经。

珥岱知道高梦歌住在24号别墅，是在堕入情网的半年之后。那次邂逅过后，珥岱在湖边再没有见过高梦歌。分手时，彼此互留了电话，说了一番诸如有事可电话联系之类的客套话。本以为

以后都不会再有见面的可能或者机会，结果，只隔了两天，珥岱便打电话约高梦歌，见面的地点是高梦歌选定的，就在市区转角楼旁边的红蜻蜓酒吧。以后，那里就成了他们经常光顾的地方。一枚点燃的漂蜡，两杯红酒，幽暗朦胧，醉意迷离，这便是他们约会时常见的氛围。珥岱并不喜欢这样的环境和气氛，画家眼里该是像草原和蓝天白云一样的明快清新的颜色。但高梦歌喜欢。珥岱就依着高梦歌把红蜻蜓酒吧当作他们的恋爱角，在这里消磨着快乐时光。他们相爱的那段日子里，高梦歌显得比珥岱主动一些，是这架转动起来的情爱机器的主动轮。然而，两人的第一次接吻并不在酒吧，是在珥岱那间作为画室的阁楼上，第一次做爱也在阁楼。渐渐地，随着了解的加深，珥岱感到唯有在阁楼，高梦歌才像忘情的恋人，除了这里，高梦歌在别的场合总是像地下情人，总是放不开，像做贼似的小心翼翼。半年后，高梦歌突然从珥岱的生活中消失了。珥岱一遍遍地打高梦歌的手机，她就是不接，再后来干脆换了手机号。珥岱说，画画儿的人，本该细腻的，可他在对女人的感觉上是只笨鸟，木讷得要命。高梦歌消失一个月后，很久没到过湖边的他，竟鬼使神差地去了。要说邂逅，这次才是真正的邂逅。在去桃花湖的路上，天阴沉沉的，到了不大一会儿，就开始下雨。珥岱躲进湖对岸一家别墅门口的门厅下避雨。这时，从雨雾中冲进来的高梦歌差点儿撞入珥岱的怀中。

四目相对。

“你怎么在这儿？”高梦歌惊异地问。

“你呢？”珥岱反问。

高梦歌看了珥岱一眼，如实答道：“这是我家。”

珥岱转过脸看了看别墅的乳白色的钢化门，明白了：“我能进去吗？”

高梦歌闪烁其词地说：“对不起，以后我再给你解释好吗？”

心痛，然后是像打翻了五味瓶一般的悲戚和杂乱。这样的豪

华别墅，绝非高梦歌自己买得起的。什么大堂经理！什么大学毕业后颠沛流离，四处碰壁！这才是高梦歌真实的生活，这才是真实的高梦歌。珥岱踉跄着走进雨雾，那瘦弱的背影，像走不直道的醉汉摇摇晃晃地在雨雾中渐渐远去。

4. 真实的高梦歌

故事本该就此了结。可后来发生的事儿，就有点令人匪夷所思了。

自打在雨雾中离开桃花湖后，珥岱再次拾起画笔。为了使珥岱走出失恋的阴霾，珥岱的母亲说服在省美术馆当馆长的同学免费为珥岱举办一次个人画展。母亲是用什么办法说服了那位同学，是给人家送钱，还是别的办法，母亲从没提过，珥岱也没问，他不想问，这也许是妈妈内心的纠结。珥岱一头扎进画室，专心致志地为画展做准备。

仲夏，一个炎热的晚上。大约九点来钟。珥岱正光着脊背在画板上作画。画作已完成了一大半，内容很抽象，颇有几分康定斯基的风格。看上去像蜷缩着身子的裸体女人，女人的形体姿态又像子宫中的胎儿。高梦歌突然打来电话，号码是陌生的，接起来才听出是高梦歌。电话里，高梦歌的声音求救般的急促。

事实上就是求救：流产大出血，危在旦夕。

珥岱抓起椅背上的T恤，一口气冲到楼下，招手叫了辆出租车直奔桃花湖别墅区。

我问珥岱：“高梦歌为什么不直接打120叫救护车，却给你打电话呢？”

珥岱一脸茫然地看着我说：“不知道，问高梦歌吧。”

接着又苦笑了一下：“咳！没办法问了，她死了。”

我追问道：“那后来你也没问过她吗？”

珥岱摇摇头，沉默了。